

# 好汉沟

婉晴

好汉沟，位于延安南川麻洞川镇石窑湾村的河对面。早先，因沟里修有龙王庙而得名龙王庙沟。后来，一群人在沟里烧木炭，整日被烟熏火燎，个个变成了“黑汉”，便有了黑汉沟这个地名。再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些“黑汉”们的英雄事迹，将黑汉沟改名为好汉沟。

大雨过后，天空为自己抹上了海的顏色，与其说是颜色，不如说是一种光的状态。光从天上飞流而下，弥漫于幽深、静谧的山谷之中。青草散发着香气，树的阴影仿佛被描画在了小路上，黄刺玫正在开花。好汉沟，三个历经沧桑的石刻字，在黄金一般的阳光下，在斑驳陈旧的石拱渡槽上，它们安然宁静地撞入了我的视野。

在动态的时间上，在世界这片经纬密布的网络中，我置身于这隐藏着红色革命故事的好汉沟，恍若梦幻一般。在每一棵树的新生里，在每一孔土窑坍塌的废墟里，我寻觅着他们的印迹。从四面八方，从草木深处，仿佛那些青春的、热情洋溢的呐喊声突然汹涌而来，把我淹没了。

时光倒流，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春，八路军三五九旅通信连和新兵连的部分官兵，组成烧木炭的突击队，进驻好汉沟砍伐树木烧制木炭。一潭碧水，旁侧一座红瓦青砖的龙王庙，它们依然还在，它们沉默不语，又似乎在深情诉说，毕竟那是一段不能被忽略、不能被抹杀、不能被遗忘的历史。那些年轻的、在战火与硝烟中成长起来的战士，他们迎着烈日，冒着风雨，砍伐树木，挖掘炭窑。汗水浸湿了他们的衣衫，额头磨破了他们的手掌，烟火熏黑了他们的脸庞。他们把烧木炭当成了一场战争，是的，这的确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张思德，一个二十九岁的生命，在安塞挖炭窑时永远闭上了眼睛。年轻的生命，在大汗淋漓中，在炭窑崩塌的一瞬间，消失了，不见了……

生命的光芒在闪耀，照在每一个战士的心上，也照进了好汉沟这群“黑汉”们的心里，他们夜以继日地埋头苦干。白天，战士们比赛看谁砍倒的树高大、谁扛的木头最多，劳动的号子声此起彼伏，山谷中发出震耳欲聋的回响。手磨破

了，肩膀压烂了，鲜血渗红了碾把，浸染了木头，没有一个人喊累，没有一个人肯停下来歇息片刻，他们激昂的歌声伴着惊飞的鸟雀冲上了云霄。晚上，梢林中响起一阵又一阵的狼嚎声，它们饥饿的眼睛闪着寒光，在暗夜里窥探，与燃起的篝火长久地对峙。战士们没有畏惧，仍旧不间断地巡视炭窑，观察烟色，掌控火候。炭窑里温度很高，木炭出窑时有的还带着火星，他们争着抢着钻进炭窑往外运送木炭，脸颊被熏烤得通红，像天边盛开的绚丽晚霞。在张思德英雄事迹的感召下，一个月的时间好汉沟的“黑汉”们就烧出了四万多斤上好的木炭，被评为全旅“模范生产连”，受到八路军一二〇师贺龙师长和三五九旅王震旅长的嘉奖，王震旅长站在好汉沟面对全体官兵动情地说道：“同志们，你们为革命烧木炭变成了‘黑汉’，你们是好样的，是好汉、是英雄汉！”

八路军三五九旅旅部一个文化科干部，跟随王震旅长看望慰问在好汉沟烧木炭的战士们时，即兴写下了一首激情澎湃的礼赞诗歌《烧木炭》。

1945年秋，西北局领导和延安鲁艺的工作人员曾专程走进好汉沟视察、看望过这些“黑汉”，他们还收获了沟里的野黑豆。野黑豆生机勃勃遍地都是，扯一把捧在手上，旺盛的藤蔓垂挂着瘦小的豆荚，这不起眼的豆荚不但能治病，还是当年那些可爱的战士们的丰盛晚餐呢。

除了野黑豆，好汉沟随处可见色泽亮丽，光滑圆润，如美玉一般的石头。好汉沟的野黑豆好，石头更好。据说，老模范马怀生一辈子都在好汉沟开石场，干石活，为驻军刻纪念碑。南泥湾九龙泉、马坊村、临镇“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的石碑，都取材于好汉沟。我想，有些东西即使不刻在石头上，它也是永恒的。

走出山谷，回头张望，好汉沟丛林莽莽苍苍，在正午阳光的照耀下，发出奇幻的闪光，呈现出一种深邃的动人之美。



## 寻迹 陕北

## 故土情深

### 寻根问祖

白舟波

在岁月的长河中，我们如漂泊的船只，不断前行，却常常忘记了自己的来处。寻根问祖，便是一次回溯源头、找寻初心的旅程。我曾站在古老的村头，望着那片熟悉又陌生的土地。岁月的痕迹在老房子的墙壁上斑驳，仿佛诉说着先辈们的故事。那扇破旧的木门，在微风中吱呀作响，似乎在呼唤着远去的灵魂。沿着乡间的小路漫步，脚下的泥土散发着熟悉的气息。这是祖先们曾经辛勤耕耘的土地，每一寸都承载着他们的汗水与希望。田埂边的野花野草，在风中轻轻摇曳，它们或许是岁月的见证者，默默陪伴着这片土地度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

走进村里的祠堂，一种庄严肃穆的氛围扑面而来。高悬的牌匾，古老的楹联，无不透露着家族的荣耀与传承。香火缭绕中，我仿佛看到了先辈们虔诚的身影，他们在这里祈祷着风调雨顺，家族兴旺。

在族谱的字里行间，我寻找着自己的名字，追溯着家族的脉络。那些陌生而又亲切的名字，串联起了一段段久远的历史。他们有的是勤劳的农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有的是勇敢的战士，为了保卫家园，浴血奋战；有的是智慧的学者，传承着文化，启迪着后人。听村里的老人讲述着过去的故事，那是一段充满艰辛与奋斗的历程。先辈们在这片土地上与自然抗争，与命运搏斗。他们经历了战乱、饥荒，却始终坚守着家园，传承着家族的火种。

寻根问祖，不仅是对家族历史的追溯，更是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我常常迷失在物质的追求和快节奏的生活中，忘记了自己从何而来，又将去往何处。而当我们踏上寻根之旅，触摸到祖先们留下的痕迹，感受到家族的力量，内心便会涌起一种归属感和使命感。

我们是家族大树上的枝叶，虽然在不同的时空里生长，但都汲取着相同的根脉的滋养。寻根问祖，让我们明白自己的责任与担当，让我们珍惜当下的生活，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未来。当夜幕降临，繁星点点照亮了夜空。我站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思绪万千。寻根问祖的旅程，让我找到了心灵的寄托，让我明白了自己的根深蒂固地扎在这片土地里。无论走到哪里，无论经历多少风雨，家族的精神将永远伴随着我，激励我勇往直前。愿我们都能在寻根问祖的道路上，找到那份温暖而坚定的力量，让家族的血脉永远流淌，让先辈的智慧与勇气在我们的身上延续。



## 群山映余霞

高凯 摄

# 相遇南桥 难忘南桥

张佳兴

律，带着自信笑容，欢快地舞动。

到了下午，秧歌队穿着色彩艳丽的专业彩服，打着花伞、踩着鼓点、摇头扭腰，扭着十字步，艺术感十足、规模庞大、声势浩大。最令人震撼的是唢呐与锣鼓形成的“交响曲”，《拥军秧歌》《山丹丹花开红艳艳》《东方红》等一首首革命歌曲，让现场高潮一波接一波，仿佛把人又拉回到了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抬起头，目光转向南桥广场，去领略一下那独有的夕阳美景。上了年纪的陕北老汉，利用有限的地方找空地支桌子，打扑克、下象棋，人们围小桌而坐，在陕北方言的你来我回中，让广场变得嘈杂许多，也有旁观的人或站或蹲在桌子周围发表自己看法。有人喜打牌，为旁边的游戏者出谋划策，也有少言者心中有数，只观不语。

羊肚子毛巾在老汉的头上已经很少见了，人群里面偶尔能看到手拄拐杖的老汉头上戴着白色帽子，其作用我想与关中地区的“老婆帕帕头上戴”有异曲同工之妙。

休息间隙，推着车摊的中年妇女，拖着蹒跚的步子在走道中来回穿行，吆喝着“凉粉碗托，碗托凉粉”，肚子饿了的人会简单地对付一碗后，又上了游戏桌。你要是个外地人，在南桥广场听不懂当地人在说啥，他们嘈嘈杂杂一片，但通过他们各自的表情与神态，能浅显地判断出谁赢了、谁又输了。现场包罗万象，忙里偷闲消磨时间，老区人民的生活气象真丰富，不由得让人心生羡慕。

再转向河东岸，看看白坪的景象吧。白坪市场熙熙攘攘，商铺门面人来人往，广场地摊小商贩忙忙碌碌，早市热闹非凡，一派人间烟火，生活气息扑面而来。从南到北，三排摊贩与商铺门面呈四线三格状分布，靠路最西边是应季时令水果，卖有冬枣、水蜜桃、苹果等果品，果面上那层白雾完好无损，好像雾境中走出的仙子，足够新鲜。靠近商铺门面的一排多为熟食一类，有酱牛肉、油馍馍、花卷、油旋等等。而夹在中间一排则为早餐小吃，有同事爱吃的杂粮煎饼，有

美味的胡辣汤和豆腐脑，也有洋芋擦擦和和杂面的“神仙”搭配，就上一口洋芋擦擦，再嗦上一口和杂面汤汤，胃里暖暖和和的。最令我嘴馋的，要数那黄亮黄亮的韭菜盒子，让人口水生津、为之心动，真是烟火白坪啊！

延安最早的高楼大厦“财税大厦”也坐落在白坪，紧挨着延安市税务局侧门的一角。那还有一位卖豆腐的摊贩，没有叫卖声的宣传，但自带口感引得大家点赞，回头客不断。税务上班族更是豆腐摊的粉丝，早晨赶早先来买一块，下班后带回家去烹饪与家人分享，常常是来晚了就卖完了，供不应求。新时代老区的革命氛围依然这么浓厚，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许多青年毕业后义无反顾选择奔赴延安。

南桥，一个浓缩的延安。老区人民生活在这里得到集中反映，一城的历史文脉沿着河流在这里集聚。热烈浓厚的革命情感在这里彰显，这里色彩斑斓，一面红旗高高扬起，天空火红耀眼又瓦蓝瓦蓝。

头望着蓝天，心中涌起炽热的情感，相遇在南桥，难忘也在南桥！



诗海 泛舟

## “延安苹果”国礼赞

忽培元

延安苹果誉京城，品牌升级显神通。振臂一呼惊市场，高原热土创新功。宝塔再度成焦点，延安洛川两羽丰。红色基因呈绿意，脱贫致富福卫星。

## 冬天的回响

张培亮

冬天的回响

是风，是雪，是冰冷的呼吸  
雪花开始飘舞  
静静地落在南塘的湖面上

冬天的回响

是生命的低语和旋律  
它唤醒沉睡的万物  
让大地在春天重新焕发生机

冬天的回响

是时间的流逝，是生命的轮回  
是岁月悄然走过的痕迹  
它让我们明白生命的坚韧

冬天的回响

是梅花的绽放，深远而悠长  
哪怕是响着冰裂的声音  
也能在寒冷中吐露清馨的芳香



岁月 留痕

## 一帧家书

郭金鑫

办公空闲时间，顺便整理一下书柜，一帧泛黄的家书映入眼帘，再次勾起了我对往事的美好回忆。

工作三十多年，先后在多个单位工作。每次离开原有单位到新的单位，除了一些必要的书籍资料带走外，大多数资料经过整理都留给了同事。但这帧家书却一直形影不离，保存在身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家用电话和通讯工具还没有使用和普及，书信是当时唯一的沟通交流方式。这帧家书共有7封，均为我刚参加工作，分配到宝塔区柳林中学工作三年期间，父母写给我的书信。解开用尼龙绳捆扎的信件，看着父亲和母亲那熟悉的字体，一件件尘封的记忆瞬间打开。

1988年，我刚刚参加工作，那时我刚满二十岁。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远离父母正式步入社会。作为家中长子，我有两个姐姐一个弟弟，工作前很少承担家务事或家务活。因此，刚刚参加工作，又在远离父母百余里的一个陌生地方，无论工作、饮食和生活，都免不了父母牵挂和担心。逐字逐句细细品味每封信，字里行间无不散发着父母对我的关爱和思念之情。除了关爱，也寄托了作为长子、家中子女唯一参加工作的我一些应该承担的责任。

那时条件有限，在农村，烟酒、粉条等许多用品批量不易买到。因此，父母通过书信，把家中新建窑洞所需烟酒以及给弟弟购买订婚、结婚用品的任务交给了我，当然也表达了我对婚姻大事的态度。父母对我的婚姻没有过多的干涉，在信中作了明确交代，他们觉得只要我自己满意就好，需要的礼钱和财物家里准备。这些嘱托也是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作为儿子的责任。

父亲是一名退役军人，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在东北部队服役。幼年时，从父亲那里听到了鸭绿江、听到了抗美援朝、听到了朝鲜。前段时间，我因工作关系踏上了父亲当年曾戍卫的辽宁丹东，近距离欣赏了鸭绿江的美景和感受了父亲曾说的一步就可跨过鸭绿江到达朝鲜的地方。睹物思情，似乎看到了父亲当年穿着戎装英姿飒爽的身影。父亲当兵前，并没有上过学，但部队教育培养了我的父亲，使他变成了“文化人”。父亲的钢笔字，看起来很舒服，运笔流畅自然。以至于我对书法的爱好和书写，或多或少受到了父亲的影响。

如今，父亲已去世二十多年。品味父亲写给我的书信，仿佛穿越空间，父亲就在我的身边，能切实感受到他的温暖。我对父亲的思念将与家书一起伴随永远。

楊家嶺



Yangjialing 邮箱: yjylwytk@126.com